

蟬
白

野之白夫

訪落柿舍

京都市的北郊，有一個萬二分詩化的好地方。幾乎，每隔兩三期，我總忍不住又背起小行囊，去那兒徘徊一整天。有朋自香港來，我實在沉不住氣帶他們去看什麼金閣寺，卻必會要他們到那地方去一趟，雖然匆匆大半天，是享用不了多少它的情韻，但總比去擠專給外國遊客拍照的旅遊「名所」好得多。

那兒有一條淺淺清澈的桂川，有錢就可以僱一隻平頂小船，舟子撐着篙送你溯流而上，看四季都滿山嵐的嵐山。我沒錢，那更好，可以步過渡月橋，沿嵐山山麓小徑直上大慈閣，下瞰整條桂川。這條路上，是秋楓冬雪時最迷人。如果要四季都具風貌的，那它就不上對

岸的嵯峨野了。嵯峨野有鑽進去便看不見天日的大竹林，也有精緻得只許瀟湘館才配的小竹林（叫「籬月林」，多美！）。竹林裏有一座小小尼庵，住了個老尼姑和一隻懶洋洋大白貓。中秋之夜的大覺寺有簫箏之會，大澤池可以泛舟玩月……要說嵯峨野，每一個角落，都該寫一篇，只是寫得不好，未免委屈了它，實在不能寫。如今只寫跟日本文學有關的「落柿舍」。

日本文學中佔重要部份的是俳諧，是一種近乎詩的作品。說到俳諧，便一定提及一代俳聖芭蕉，因為由他，才奠定了俳句的藝術地位。他一生流離浪跡，遠拋名利，過着極簡素的生活，在京都住過一段時期，又與門徒漫遊去了。每到一地，都寫有許多著名俳句，使俳風普及。到五十一歲，便結束了漂泊生涯，死在大阪客舍裏。直至今日，日本的俳句作品仍十分普及，各地都有俳句會的組織，其中論正宗，該推芭蕉翁謫傳的京都派。這派組織是由芭蕉一代傳一代地主持的，現在正傳到第十二代，住在嵯峨野的落柿舍裏。落柿舍只是一間小茅舍，園子裏有芭蕉的碑石，和他的弟子去來先生墓，四周植遍柿樹，到得秋來，滿樹是朱紅的柿。茅舍前面一大片稻田，冬末春初，農夫還未下種前，地面開滿紫藍小花，小孩和少女蹲在那兒採花。去年夏天，經朋友介紹，我訪問了芭蕉的十二代傳人——是個四十來歲的女人，叫若生小夜。

那天，我去訪落柿舍主人，是她剛依循芭蕉行腳路線走了一年，回來後不久。她端莊而冰冷的表情，跟一般日本女人見人便笑的樣子很有分別。她一面沏茶一面慢慢地講述自己一年內的工作：包括考勘芭蕉翁的行腳路線，找尋佚去的作品。我問她：「日本受西方文化影響日多，年青一代愈來愈洋化了，俳句這些古老文學形式，會不會不受青年人歡迎，而後繼無人？」她薄得幾

乎有稜的嘴脣，第一次彎成弧度，現出一絲蠻有信心的笑意說：「不會的。青一年一代的新鮮思想會使俳句有新的面貌。他們可以承受古老而好的形式，再加入新的思想、經驗，那對俳句發展是好的。我們會裏成員有二十歲的小夥子，也有六十歲的老頭子，每月把作品帶到會裏來朗誦，然後互作批評，有時也即席寫作，青年的表現好得很，我們沒有後繼無人的憂慮。」她細心地向我解釋俳句的形式，發展和派系。說到根源，她雖然沒有謙卑的表情，但一再說：「日本文化實在多承中國的給予生命，俳句受中國詩的影響很多。」也許，她也該好奇要知道一切中國的詩壇情況了罷，於是她問：「你們中國有多少詩會組織呢？」「你們青年人對古詩愛好程度怎樣呢？」突然，我發現要尋一個得體的說法十分困難。絕不想在她那冰冷面孔前說我們中國青年人不再愛古詩了，只好避重就輕說目前我們比較喜愛散文和現代詩。我知道那答案並不圓滿，可是，一時間，找不到更好的答法。

出了落柿舍，在新月初升的田野小徑上走，我仍忘不了若生小夜那張冰冷而自信的臉。

